

徐逸如編輯徐逸如選輯



現代
文庫
魯迅
近
作
精
選

五
卷
集

上海文林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251B



10 SEP. 1941

現代文庫 魯迅近作精選目錄

▲論文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一

無聲的中國……………七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三

以夷制夷……………一八

病後餘談……………二二

▲書信

文壇的掌故……………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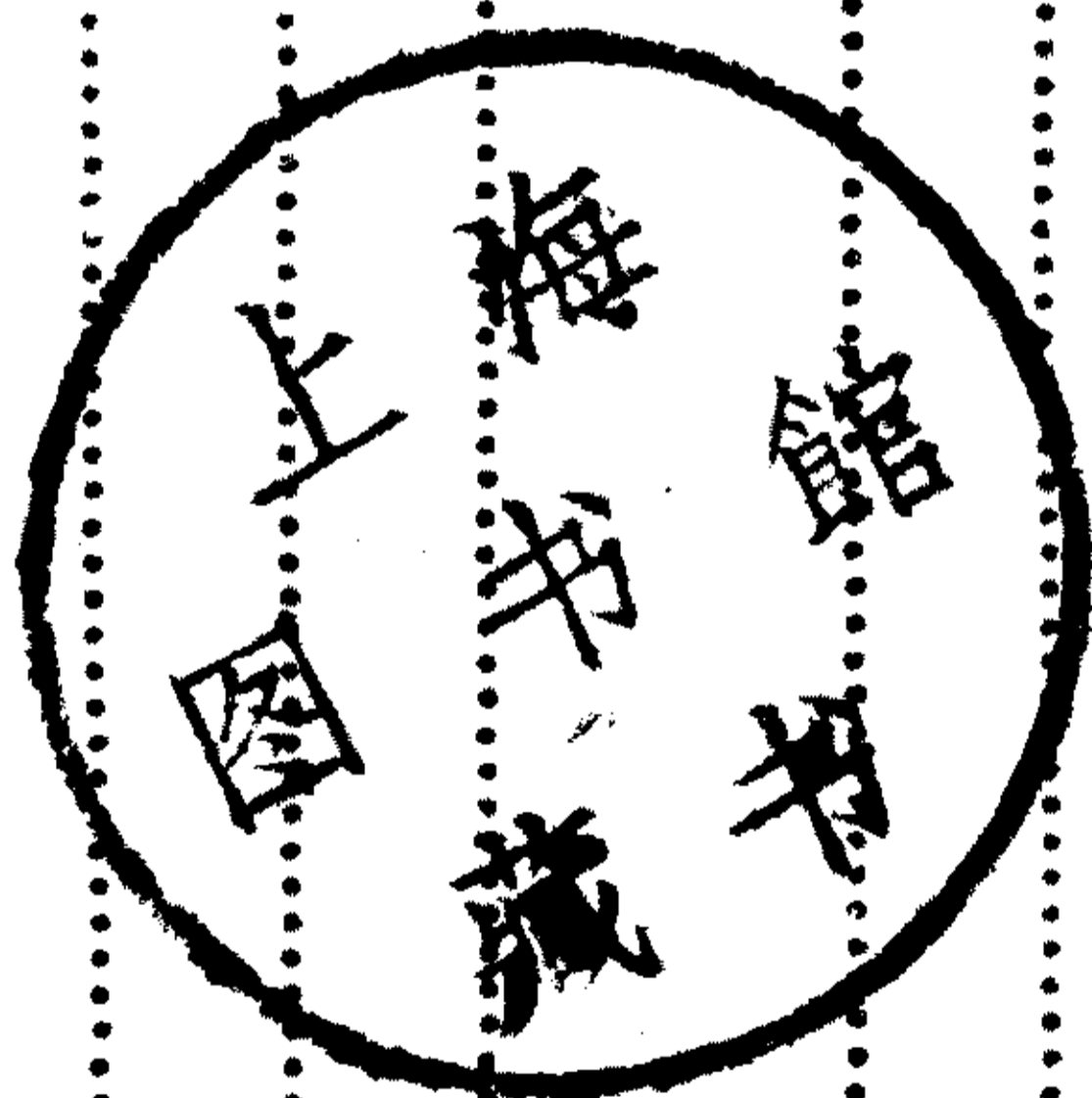
文學的階級性……………四一

文藝與革命……………四五

答有恆先生……………五五

▲小說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六四



022533

420 移交

出關	六六
祝福	八一
頭髮的故事	一〇五
題未定草	一一二
從幫忙到扯淡	一一九
什麼是『諷刺』	一二一
撲空	一二三
踢	一二八
華德焚書異同論	一三〇
『吃白相飯』	一三二
『抄靶子』	一三四
推	一三六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	一三八
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四八
『連環圖畫』辯護	一五四

現代文庫 魯迅近作精選

論文：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却，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那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羣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語，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纔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却是他說：『去鎗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智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言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

波來，但在事實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爲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纔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爲什麼呢？因爲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戰者憎惡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喫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却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更會有過的。卽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着『光復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爲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宮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爲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

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鍊。但後來，詩人葉遂甯，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却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座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却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

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摹倣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爲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現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止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却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徵』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也合了起來，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爲仇爲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却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

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介紹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總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麼，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牠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的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衆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爲切實可靠。多有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紹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發展却更有功，于大衆更有益。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沒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牠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Ohang 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

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也者，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却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

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文，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不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是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却並非唐宋時人，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却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蹟』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章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裡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却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麼可怕，不但

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爲『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在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爲腐敗思想，能用古董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鬪……。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章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却漸演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爲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羅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衷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却就會來調和，願意開

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羅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議論。例如，有的說：古人各省人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來的，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麼？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斐非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知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說着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麼？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麼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若待到純熟了纔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

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纔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纔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為美國『新羣衆』作——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生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為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

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介紹蒲力汗諾夫 (Plekhanov) 和盧那卡爾斯基 (Lunacharsky) 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時候，先使一位白壁德先生 (Mr. Prof Irving Babbitt) 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為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為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却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只有從前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鎗礮。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壓迫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緩拉菲摩維支 (A. Serafimovitch) 伊凡諾夫 (V. Ivanov) 和奧格涅夫 (H. Ognev) 不必

說了，連契訶夫（A. Chekhov）和安特來夫（L. 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只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 Mr. Cat 和 Miss Rose 談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為至爾妙倫（H. Zar mühlen）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為 Mr.，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蹤，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却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紀載。接着是對閉會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Osk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闆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嗾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

爲裏面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爲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子『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談汽車，却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只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却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面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爲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

家的幾個人。爲什麼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爲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面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 (Aubrey Beardsley) 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慾小說的，倒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纔不至于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飢渴，因爲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之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于這一面。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象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却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於左翼作家的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却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 (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以夷制夷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道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彷彿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嘗還有點兒『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却常常用着『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的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我們自誇了許多日子的『大刀隊』，好像是無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

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一看本文罷——

『（本報今日北平電）昨日喜峯口右翼，仍在灤陽城以東各地，演爭奪戰。敵出現大刀隊千名，係新開到者，與我大刀隊對抗。其刀特長，敵使

用不靈活。我軍揮刀砍抹，敵招架不及，連刀帶臂，被我砍落者縱橫滿地，我軍傷亡亦達二百餘。」……

那麼，這其實是『敵斬我軍二百』了，中國的文字，真是樣『國步』一樣，正在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但是我要指出來的却並不在此。

我要指出來的是『大刀隊』乃中國人自誇已久的特長，日本人雖有擊劍，大刀却非素習。現在可是『出現』了，這不必遲疑，就可決定是滿洲的軍隊。滿洲從明末以來，每年即大有直隸山東人遷居，數代之後，成爲土著，則雖是滿洲軍隊，而大多數實爲華人，也決無疑義。現在已經各用了特長的大刀，在東瀛相殺起來，一面是『連刀帶臂，縱橫滿地』，一面是『傷亡亦達二百餘』，開演了極顯著的『以華制華』的一幕了。

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上去，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麼愚笨呢？却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這例子常見於中國的歷史上，後來的官吏爲新朝作頌，稱此輩的行爲曰：

爲王前驅」！

近來的戰報是極可詫異的，如同日同報記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後，冷口方面之戰，非常激烈，華軍……頑強抵抗，故繼續未曾有之大激戰。』但由宮崎部隊以十餘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後繼，『卒越過長城，因此宮崎部隊犧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過一個險要，而日軍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稱爲『未曾有之大激戰。』也未免有些費解。所以大刀隊之戰，也許並不如我所猜測。但既經寫出，就姑且留下以備一說罷。

病後餘談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閒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

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他毫無什麼歷史的智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只以為流氓尚可，皇帝却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這立齋罰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彙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麼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牠放在存目裏，那麼，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麼會有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却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二集中

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高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却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洲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放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女，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二歲女子有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的。不到長大便是個淫賊材兒？」

「鐵鉉妻楊氏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

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該可以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只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歷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州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爲之拍案稱快，自此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却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這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

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麼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得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滿洲人的凶燄已經緩和，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最陰險的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一「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最初啓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裏的兩部芽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

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本宋的茅亭客話本已出版，更足據爲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大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保存着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清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二條說爲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惜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有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人。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責火得煖氣，燃纜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

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爲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下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班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面，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彷彿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或慄，囁囁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四庫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侯不明，遂逐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金人擾疆場之地，邊城斥侯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爲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却虜梟將，……

以百騎却遼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掉瓦恐怖之號，顧弗之懼哉！我取而殲焉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信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取眦眦中國之地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虜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狺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

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三柵，控告乞援，亦和甚麼矣。不謂敢眦竟釀患滋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地乎？

（無）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取故湘家皆攜老襁幼，棄其籍而去，焚掠族待帳中，遠近胆落，不暇寒心。空閑之餘，遠近胆落，不暇寒心。卽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狄夷」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倘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面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爲「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疇書的未改

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爲「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楹書」者「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爲檢論，我却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題着四句集文選句：「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二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過」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

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志，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歷，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兇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或「花綠頭」了。我真很慕羨「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吹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辟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便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

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着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 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着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鬥嘴，便彼此互罵爲「豬囉」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歷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着好給別人來拔着牽着的柄子。對於牠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的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

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獸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那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

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一月，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後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者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這一天了。」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復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會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燄萬

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漫捲……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復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牠，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子，也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候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後，我在病後雜談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鐵謙益編的歷朝詩集者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只引了訂譌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首篇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抄，却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面。現在就照抄在這裏，並將范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刮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

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閒（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花園歸去已（却）無家。雲鬢半挽（驪）臨粧（青）鏡，兩淚空流（頻彈）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與訴（爲賦）琵琶。

但俞正燮祭己頤高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以死殉」；并記或一說云：「鐵二子，無女。」那麼，這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爲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爲是粉飾的。弇州史料以記，奏文與上諭俱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論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記）

書信

文壇的掌故

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爲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崎；接着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

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於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於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爲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爲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澈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爲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爲文學上的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卽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爲『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觀。據可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廢話已說得不少，於此打住，敬祝
撰安！

徐勻。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有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

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纔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澈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却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還不打緊，因為研究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沒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法律，請律師大登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

的名聲，却不肯喫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僞，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爲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却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瑞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被尊爲『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 八月十日。

文學的階級性

來 信

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本來這是一篇絕好

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他說：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這是什麼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牠的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於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於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裏拿妻子爲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却並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牠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却是共同的。並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制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可而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

喫飯，要睡覺，是有產者無產者所共同的』而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後，我要聲明：伐是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因為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謙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為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於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 信

愷良先生：

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爲『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一一鈎剔出來，。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幾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種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面就也

容易招人誤解。作為本文根據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極端，但中國却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來加以自以為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喫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脫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之恐怖』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也可以說根據于經濟組織或依存于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思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

多說。

魯迅。八月十日。

文藝與革命

來 信

魯迅先生：

在『新聞報』的『學海』欄內，讀到你底一篇『文學和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解釋文學者和政治者之背離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甯爲滿足，這滿足，在感覺銳敏的文學者看去，一樣是糊塗不澈底，表示失望，終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覺得是世界各國成爲定例的事實。最近又在『語絲』上讀到民衆主義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朧』兩篇文學，確實提醒了此刻現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的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

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麼，而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

得否認的。這是說，文藝之流，從最初的什麼主義到現在的什麼主義，所寫着的內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練的才技，造成一篇優美無媲的文藝作品，終是一樣。一條長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現的形相，雖然不同，而長江還是一條長江。我們看它那下流的廣大深緩，足以灌田畝，駛巨船，便忘記了給它形成這廣大深緩的來源，已覺糊塗到透頂。若再斷章取義，說：此刻現在，我們所要的是長江的下流，因為可以利用，增加我們的財富，上流的長江可以不要，有着簡直無用。這是完全以經濟價值去評斷長江本身整個的價值了。這種評斷，出于着眼在經濟價值的商人之口，不足為怪；出于着眼在藝術價值的文藝家之口，未免昏亂至于無可救藥了。因為拿藝術價值去評斷長江之流，未始沒有意義，或竟比之下流較為自然奇偉，也未可知。

真與美是構成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的兩大要素。而構成這真與美至于最高等級，便是造成一件藝術品，使它含有最高級的藝術價值，那便非賴最高級的天才不可了。如果這個論斷可以否認，那末我們為什麼稱頌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和歌德呢？我們為什麼不能創造和他們同等的文藝作品呢，我們也有觀察現象的

眼，有運用文思的腦，有握管伸紙的手？

在現在，離開人生說藝術，固然有躲在象牙塔裏忘記時代之嫌；而離開藝術說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的本相，他們無須談藝術了。由此說，熱心革命的人，儘可投入革命的羣衆裏去，衝鋒也好，做後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藝作那既隱又當革命的勾當？

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的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爲十九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的都是現實的人生，在那裏面，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文藝家自驚醒了所謂『象牙之塔』的夢以後，都應該跟着時代環境奔走；離開時代而創造文藝，便是獨善主義或貴族主義的文藝了。他們看到易卜生之偉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國革命時期內的作家葉遂寧和戈理奇們的熱切重人，便以爲現在此後的文藝家都須拿當時的生活現象來詛咒，刻劃，予社會以改造革命的機會，使文藝變爲民衆的和革命的文藝。生在所謂『世紀末』的現代社會裏面的人，除非是神經麻木了的，未始不會感到苦悶和悲哀。文藝家終比一般人感覺銳敏一點。擺在他們眼前的既是這麼一

個社會，蘊在他們心中的當有怎麼一種情緒呢！他們有表現或刻劃的才技，他們便要忠實地寫了出來，便無意地成爲這時代的社會的呼聲了。然而他們還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藝術，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稱頌爲改革社會的先驅，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稱爲人道主義的極致者，還須賴他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經幾個真知灼見的批評者爲之闡揚而後可。然而，真能懂得他們的藝術的，究竟還是少數。至于葉遂箚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說了，戈理基呢，聽人說，已有點灰色了。這且不說。便是以藝術本身而論，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會看到他的一首譏笑那不切實的詩人的詩。況且我們以藝術價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還是疑問呵。

實在說，藝術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是站在民衆裏面的。有一位否認有條件的文藝批評者，對於泰奴(Tsina)的時間條件，認爲不確，其理由是，文藝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藝家，還是站在那時候，以那時候做的生活環境地盤而出發，所以他畢竟是那時候的民衆之一員，而能在朦朧平安中看出殘缺和破敗。他們便以熟練的才技，寫出這種殘缺和破敗，于藝術上達到高級

的價值爲止，在他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在創造時，他們也許只顧到藝術的精細微妙，並沒想到如何激動民衆，予民衆以強烈的刺激，使他們血脈憤張，而從事于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藝術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家有完成藝術本身最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不應該撒開藝術價值去指摘藝術家的態度，這和拿藝術家的現實行爲去評斷他的藝術作品者一樣可笑。波特來耳的詩並不因他的狂放而稍減其價值。淺薄者許要咒他爲人羣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厭棄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們平常譏刺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否則便見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有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衡量藝術價值的尺度，便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于藝術的人，真的糊塗呢還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爲以批評成名而又是創造自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呵！

我——自然不是什麼文藝家——喜歡讀些高級的文藝作品，頗多古書的東西，很有人說的這是迷舊的時代擯棄者。他們告訴我，現在是民衆文藝當世了，

嶄新的專為第四階級玩味的文藝當世了。我爲了愕然者久之，便問他們：民衆文藝怎樣寫法？文藝家用什麼手段，使民衆都能玩味：現在民衆文藝已產生了若干部？革了命之後的民衆能夠賞識所謂民衆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在有許多新『三字經』，或新『神童詩』出版了麼？我真不知民衆化的文藝如何化法，化在內容呢，那我們本有表現民衆生活的文藝了的；化在技藝上吧，那末一首國民革命歌儘夠充數了，你聽：『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多麼宏壯而明白呵！我們爲什麼要別的文藝？他們不能明確地回答，而我也糊塗到現今。此刻現在，才從『民衆主義與天才』一文裏得了答案，是：

『無論民衆藝術如何地主張藝術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有無限的價值等差，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普遍性啦，平等性啦這一類話，意思不外乎是說藝術的內容是關於廣衆的民間生活或關於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這種內容的藝術，始可以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藝術備有像這種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說是不可以否認的然而藝術作品既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以上，那些比較高級的藝術品，好，就可以說多少能夠供給一般民衆的玩味，若要說一切人

都能夠一樣的精細，一樣的深刻，一樣的微妙——換句話說，絕對平等的來玩味牠，那無論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實。」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最先進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層的先進的少數人能夠了解，等到這種思想透入羣衆裏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先進的思想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芸芸衆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覺不敏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不平等，除了詛咒造物的不公，我們還能怨誰呢？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人類的演進史，可以一筆抹殺，而革命也不能發生了。世界文化的推進，全賴少數先覺之衝鋒陷陣，如果各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發達到極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謂『螺旋式進行』一句話，還不是等于廢話？藝術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進退，藝術自不能例外。民衆化的藝術，以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差來說，簡直不能成立。自然，藉文藝以革命這夢囈，也終究是一種夢囈罷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現在要做一個什麼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至少，在現在的上海灘上。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賣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只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衆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衆文學——說得澈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鬥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着文藝批評家的架

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麼呢，這是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鬥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更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着，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逼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着，于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為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却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鬥爭文學作怪。我是相信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

用大字印出過，而造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手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却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却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嗎？我給你看兩句馮乃超的

劇本的結末的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魯迅。

答有恆先生

有恆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并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沈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牠當作兒戲。

現在沈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

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八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鎗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羣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鎗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掣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喫的，有被喫的。被吃的也會吃人，正喫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沈，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错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

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彷彿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

搬去，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纔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如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鬪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微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爲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

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沒有什麼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命命」，那可就有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衆的罰惡之

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纔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能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却須數百年之後或者纔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着的。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痺，二是忘却。一面掙扎着，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膽在紙片上。

小說：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

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會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m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爲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外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周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是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

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ist.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

個拚湊起來的脚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爲活的緣故，不能作爲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人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批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選自創作的經驗·

出 關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請……」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您怎麼樣？所有這裏的藏書，都看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研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很長久了，夠熟透了。去拜見了七十二位主子，誰也不採用。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還是『道』的難以說明白呢？」

「你還算運氣的哩。」老子說：「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迹呀！那里是弄出迹來的東西呢？您的話，可是和迹一樣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白鴉們只要瞧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自然有孕；蟲呢，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有孕；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

換的；時，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方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不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話真也

說的太多了。」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哦，孔丘送我的一隻雁鵝，不是曬了臘鵝了嗎？你蒸蒸吃去罷。我橫豎沒有牙齒，咬不動。」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寂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

一過就是三個月。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來了哩！」他的學生庚桑楚，詫異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他不是長久沒來了嗎？這次來，不知道是怎的？……」

「請……」老子照例只說了這一個字。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長久不看見了，一定是躲在寓裏用功罷？」

「那里那里！」孔子謙虛的說：「沒有出門，在想着。想通了一點：鴉鵲親嘴；魚兒塗口水；細腰蜂兒化別個；懷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變化裏了，這怎麼能夠變化別人呢！……」

「對對！」老子道：「你想通了！」

大家都從此沒有話，好像兩段呆本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孔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歎一口氣，有些頹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應該走了。」

「這爲什麼呢？」庚桑楚大吃一驚，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靂。

「孔丘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夠明白他的底細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麼，不正是同道了嗎？還走什麼呢？」

「不。」老子擺一擺手。「我們還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雙鞋子罷，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這里學了這許多年，還是這麼老實。」老子笑了起來。「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換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後就不再來，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頭子，背地裏還要玩花樣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

「不，開頭也常常看錯。」

「那麼？」庚桑楚想了一想：「我們就和他幹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來，向庚桑楚張開嘴。

「你看？我牙齒還有嗎？」他問：

「沒有了。」庚桑楚回答說：

「舌頭還在嗎？」

「在的。」

「懂了沒有？」

「先生的意思是說：硬的早掉，軟的却在嗎？」

「你說的對。我看你也還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罷。但先給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韉曬一下。我明天一早就騎的。」

老子到了函谷關，沒有直走通到關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轉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遶着。他想爬城，城牆倒並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將身一聳，是勉強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裏，却没有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機，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都還沒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會有這玩意。總而言之；他用盡哲學的腦筋，只是一個沒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當他彎進岔路的時候，已經給探子望見，立刻去報告了關官。所以遶不到七八丈路，一羣人馬就從後面追來了。那個探子躍馬當先，其次是關

官。就是關尹喜，還帶着四個巡警和兩個簽子手。

「站住！」幾個人大叫着。

老子連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動也不動，好像一段呆木頭。

「阿呀！」關官一衝上前，看見了老子的臉，就驚叫了一聲，即刻滾鞍下馬，打着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聘館長。這真是萬想不到的。」

老子也趕緊爬下牛背來，細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糊糊的說：「我記性壞……」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記了的。我是關尹喜，先前因為上圖書館去查『稅收精義』，曾經拜訪過先生……」

這時簽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轡，又用簽子刺一個洞，伸進指頭去掏了一下，一聲不響，撇着嘴走開了。

「先生在城圈邊溜溜？」關尹喜問：

「不，我想出去，換換新鮮空氣……」

「那很好！那好極了！現在誰都講衛生，衛生是頂要緊的。不過機會難得，

我們要請先生到關上去住幾天，聽聽先生的教訓……」

老子還沒有回答，四個巡警就一擁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簽子手用簽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卷，就放開脚步，一同向關口跑去了。

到得關上，立刻開了大廳來招待他。這大廳就是城樓的中一間，臨窗一望，只見外面全是黃土的平原，愈遠愈低；天色蒼蒼，真是好空氣。這雄關就高踞峻坂之上，門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間一條車道，好像在峭壁之間，實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

大家喝過開水，再吃餠餠。讓老子休息一會之後，關尹喜就提議要他講學了。老子早知道這是免不掉的，就滿口答應。於是轟轟了一陣，屋裏逐漸坐滿了聽講的人們。同來的八人之外，還有同個巡警，兩個簽子手，五個探子，一個書記，賬房和廚房。有幾個還帶着筆，刀，木札，須備抄講義。

老子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中央，沈默了一會，這才咳嗽幾聲，白鬚子裏面的嘴唇在動起來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側着耳朵聽。只聽得他慢慢的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

大家彼此面面相覷，沒有抄。

「故常無欲觀其妙。」老子接着說：「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家顯出苦臉來了，有些人還似乎手足失措。一個簽子手打了一個大呵欠，書記先生竟打起磕睡來，嘩啷一聲，刀，筆，木札，都從手裏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彷彿並沒有覺得，但彷彿又有些覺得似的，因為他從此講得詳細了一點。然而他沒有牙齒，發音不清，打着陝西腔，夾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愛說什麼「嘸」：「大家還是聽不懂。可是時間加長了，來聽他講學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爲面子起見，人們只好熬着，但後來總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講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住了口了，還是誰也不動彈。老子等了一會，就加上一句道：

「嘸，完了！」

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雖然因為坐得太久，兩腿都麻木了，一時站不起身，但心裏又驚又歡，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樣。

於是老子也被送到廂房裏，請他去休息。他喝過幾口白開水，就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人們却還在外面紛紛議論。過了多久，就有四個代表進來見老子，大意是說他的話講得太快了，加上國語不大純粹，所以誰也不能筆記，沒有記錄。可惜非常，所以要請他補發些講義。

「來篤話啥西，俺實直頭聽弗懂！」賬房說：

「還是耐自家寫子出來末哉。寫子出來末，總算弗白嚼蛆一場哉碗。阿是？」書記先生道：

老子也不十分聽得懂，但看見別的兩個把筆，刀，木札，都擺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編講義。他知道這是免不掉的，於是滿口答應；不過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開手。

代表們認這個結果為滿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有些陰沈沈，老子覺得心裏不舒適，不過仍須編講義，因為他急於要出關，而出關，却須把講義交卷。他一看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覺得更加不舒適了。

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靜靜的坐下去，寫起來。回憶着昨天的話，想一想，寫一句。那時眼鏡還沒有發明，他的老花眼睛細得好像一條線，很費力；除去喝白開水和吃餽餽的時間，寫了整整一天半，也不過五千個大字。

「爲了出關，我看這也敷衍得過去了。」他想：於是取了繩子，穿起木札來，計兩串，扶着拄杖，到關尹喜的公事房裏去交稿，並且聲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關尹喜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又非常惋惜，堅留他多住一些時，但看見留不住，便換了一副悲哀的臉相，答應了，命令巡警給青牛加鞍。一面自己親手從架子上挑出一包鹽，一包胡麻，十五個腓腓來，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裏送給老子做路上的糧食。並且聲明：這是因爲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優待，假如他年紀青，腓腓就只能有十個了。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着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遜讓一番之後，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脚步。大家在關口目送着，去了二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

大家回到關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擔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麼貨色似的，嘔一嘔嘴，好些人跟着關尹喜走進公事房裏去。

「這就是稿子？」賬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來，翻着說：「字倒寫得還乾淨。我看到市上去賣起來，一定會有人要的。」

書記先生也湊上去，看着第一片，念道：

「『道可道，非常道』………！哼！還是這些老套。真教人聽得頭痛，討厭……」

「醫頭痛最好是打盹。」賅房放下了木札說：

「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實說：我是猜他要講自己的戀愛故事，這才去聽的。要是早知道他不過這麼胡說八道，我就壓根兒不去坐這麼大半天受罪……」

「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錯了人。」關尹喜笑道：「他那裏會有戀愛故事呢？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

「您怎麼知道？」書記詫異的問：

「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沒有聽到他說『無爲而無不爲。』這傢伙真是『心高於天，命薄如紙。』想『無不爲，』就只好『無爲。』一有所愛，就不能無不愛，那里還能戀愛？你看看你自己就是：現在只要看見一個大姑娘，不論好醜，就眼睛甜膩膩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將來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們的賅房先生一樣，規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陣風，大家都覺得有些冷。

「這老頭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幹什麼的？」書記先生趁勢岔開了關尹喜的

話。

「自說是上流沙去的。」關尹喜冷冷的說：「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沒有鹽，麵，連水也難得。肚子餓起來，我看是後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

「那麼，我們再叫他著書。」賬房先生高興了起來「不過餽餽真也太費。那時候，我們只要說宗旨已經改為提拔新作家，兩串稿子，給他五個脖脖也足夠了。」

「那可不見得行。要發牢騷，鬧脾氣的。」

「餓過了肚子，還要鬧脾氣？」

「我倒怕這種東西，沒有人要看。」書記搖手，說：「連五個脖脖的本錢也撈不回。譬如罷，倘使他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的頭兒就得放下關官不做，這才是無不故，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緊。」賬房先生說：「總有人看的。交卸了的關官和還沒有做關官的隱士，不是多得很嗎？……」

窗外起了一陣風，括上黃塵來，遮得半天暗。這時關尹喜向門外一看，只見

還站着許多巡警和探子，在獸聽他們的閒談。

「獸站這里幹什麼？」他吆喝道：「黃昏了，不正是私販子爬城偷稅的時候了麼？巡邏去！」

門外的人們，一溜煙跑下去了。屋裏的人們，也不再說什麼話，賬房和書記都走出去了。關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提起兩串木札來，放在堆着充公的鹽，胡麻，布，大豆，脖脖等類的架子上。

• 選自海燕 •

祝福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裏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裏。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

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鬚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準備着「祝福。」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裏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着絞絲銀鐺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爲「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門來享用；拜的却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着煙靄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裏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裏也映得較光明，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着的朱榻的

大「壽」字，陳搏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一邊的還在，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賴聊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註和一部四書觀。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彷彿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我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裏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靈魂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爲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呵！地獄？」我很喫驚，只得支吾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

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劃，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况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懂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

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這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着什麼不祥的豫感；在陰沈的雪天裏，在無聊的書房裏，這不安愈加強烈了。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裏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但不一會，說話聲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

「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詫異，接着是很不安，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試望門外，誰也沒有。

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纔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剛纔，四老爺和誰生氣呢？」我問：

「還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麼了？」我又趕緊的問：

「死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擡頭，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昨天夜裏，或者就是今天罷。——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擡頭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惶却不過暫時的事，隨着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鬆；不過

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中止了。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也是一個謬種，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這樣悶悶的吃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沈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裏，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在，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知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着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

暢起來。

然而先前行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鎮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裏要換女工，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還是紅的。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的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皺了眉，四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閒着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所以第二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衛家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衛了。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纔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幾天之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她本來也打柴而生，比她小十歲；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

一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僱着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鷄，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新年饑過，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四嬸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

「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却了先前的事，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雖是山裏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爲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四叔說。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過謝，出去了。其時已經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好一會，四嬸這纔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不見淘籬的影子。四叔踱出門外，也不見，直到河邊，纔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裏面上午就泊了一隻白蓬船，蓬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甚麼人在裏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剛剛要跪下去，那船裏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裏人，一個抱住她，一個幫着，拖進船去了。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接着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衛婆子，窺探船裏，不很分明，她

像是細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然而……。」四叔說。

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午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衛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四嬸洗着碗，一見面就憤憤的說，「你自己薦她來，又合夥刮她去，鬧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你拿我們家裏開玩笑麼？」

「阿呀阿呀，我真上當。我這回，就是爲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她來求我薦地方，我那裏料得到是瞞着她的婆婆的呢。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對不起主顧。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的。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嬸，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饒，或者饒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意思是希望她再來。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絕望了。

新正將盡，衛老婆子來拜年了，已經喝得醉醺醺的，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她們問答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她麼？」衛老婆子高興的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壩的賀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裏抬去了。」

「啊呀，這樣的婆婆！……」四嬸驚奇的說。

「啊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裏人，小戶人家，只算得什麼？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裏山去。倘許給本村人，財禮就不多；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壩裏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十千。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財禮只花了五千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

千。噫，你看，這多麼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只要用繩子一綑，塞在花轎裏，擡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關上房門，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衆不同呢。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擡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燭都啞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噙，罵，擡到賀家墘，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擒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阿呀，阿彌陀佛，他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啞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裏，還是罵，阿呀呀，這真是……。」她搖一搖頭，順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嬸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她擡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去，回來說看他們娘兒倆，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是力氣，會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之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棹上放着一個荸薺式的圓籃；簷下一個鋪蓋。她仍然頭上紮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着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着，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青青，就會斷送在傷寒上？本來已經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飯，復發了。幸虧有兒

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本來還可以守着，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她來。——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擡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着說。「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奧裏沒有食吃，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年，尋來尋去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接着便是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

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噓一口氣；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不待指引，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變得非常大。上工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脚已沒有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四嬸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當她初到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鑑於向來僱用女工之難，也就並不大反對，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嬸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裏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她却清閒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繫上桌幃，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嫂林，你放着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

她訕訕的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着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

她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竈下燒火。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祥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她講話，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會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說。「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六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句句聽；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淘米，米下了鍋，打鼻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各處一問，都沒有。我急了，央人去尋去。直到下半天，幾個人尋到山奧裏，看見刺柴上掛着一隻他的小鞋。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窠裏，肚裏的五臟已

經都給吃空了，可憐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那隻小籃呢。……」她於是淌下眼淚來，聲音也嗚咽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裏，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們却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內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歎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着。

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二三五個人來聽她。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再不見有一點的痕迹。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裏沒有食吃，纔會到村裏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們，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覺得

沒趣。但她還妄想，希圖從別的事，如小籃，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

「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着母親的衣襟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終於沒趣的也走了。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道：

「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鑑了許多天，早已成爲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但從人們的笑影上，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臘月二十以後就忙起來了。四叔家裏這回須僱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吃素，不殺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却閒着了，坐着只看柳媽洗器皿。微雪點點的下來了。

「唉唉，我這傻，」祥林嫂看了天空，歎息着，獨語似的說。

「祥林嫂，你又來了。」柳媽不耐煩的望着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額角上的傷疤，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

「唔唔。」她含糊的作答。

「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

「我麼？……」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試試看。」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急促了，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裏所未會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裏捐一後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着大黑圈。早飯之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裏去捐門檻。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纔勉強答應了。價目是大錢十二千。

她久已不合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即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她說話了。至於題目，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專在她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竟肯了？」

「唉，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着她的疤，應和着。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纔從四嬸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嬸裝好了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檯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盃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纔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

鼠；否則默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倒不如那時不留她。」四嬸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她。

然而她總如此，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裏去。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接着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時候。我在朦朧中，又隱約聽到遠遠的爆竹聲聯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着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聖衆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選自徬徨。

頭髮的故事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張隔夜的日曆，向着新的那一張看了又看的說：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來正是雙十節。這里却一點沒有記載！」

我的一位前輩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裏來談閒天，一聽這話，便很不高興的對我說：

「他們對！他們不記得，你怎樣也不記得，又怎樣呢？」

這位N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當這時候，我大低任他自言自語，不贊一辭；他獨自發完議論，也就算了。

他說：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掛起一塊班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却的，便掛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們忘却了紀念，紀念也忘却了他們！』

『我也是忘却了紀念的一個人，倘使紀念起來，那第一個雙十節前後的事，便都上我的心頭，使我坐立不穩了。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我們還是記起一點得意的事來談談罷。』

N忽然現出笑容，伸手在自己頭上一摸，高聲說：

『我最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

『老兄，你可知道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來多少人在這上頭吃些毫無價值的苦呵！

『我們的很古的古人，對於頭髮似乎也還看輕。據刑法看來，最要緊的自然
是腦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宮刑和幽閉也是一件嚇人的
罰：至於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來，正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們因為光着
頭皮便被社會踐踏了一生世。

『我們講革命的時候，大談什麼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實也不過一種手
段；老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拖辮子。

『頑民殺盡了，遺老都壽終了，辮子早留定了，洪楊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
會對我說，那時做百姓纔難哩，全留着頭髮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便被長毛
殺！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髮而喫苦，受難，滅亡。』
N 兩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說：

『誰知道頭髮的苦輪到我了。』

『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並沒有別的奧妙，只爲他太不便當罷了。
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們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

費，送回中國去。

「不幾天，這位監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去剪的人們裏面，一個便是做革命軍的鄒容，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來，後來死在西牢裏。你也早已忘却了罷？」

「過了幾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謀點事做便要受餓，只得也回到中國來。我一到上海，便買定一條假辮子，那時是一二元的市價，帶着回家。我的母親倒也不說什麼，然而旁人一見面，便都首先研究這辮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聲冷笑，將我擬爲殺頭的罪名；有一位本家，還豫備去告官，但後來因爲恐怕革命黨的造反或者要成功，這纔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廢了假辮子了，穿着西裝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後面罵：『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於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們罵得更利害。」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裏纔添出一枝手杖來，拚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

「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還時時記得哩。我在留學的時候，曾經看見日報上登載一個游歷南洋和中國的本多博士的事；這位博士是不懂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語，怎麼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說，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不知不覺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統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學校做監學，同事是避之惟恐不遠，官僚，防之惟恐不嚴，我終日如坐在冰窖子裏，如站在刑場旁邊，其實並非別的，只因為缺少了一條辮子！」

「有一日，幾個學生忽然走到我的房裏來，說：「先生，我們要剪辮子了。」我說：「不行！」「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你怎麼說不行呢？」「犯不上，你們還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罷。」他們不說什麼，撇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終於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嘖嘖了；我却只裝作不知道，一任他們光着頭皮，和許多辮子一齊上講堂。』

『然而這剪辮病傳染了；第三天，師範學堂的學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條辮子，晚上便開除了六個學生。這六個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個雙十節之後又一個多月，纔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樣，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還被人罵過幾次，後來罵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辮子，我就不再被人辱罵了；但我沒有到鄉間去。』

N顯出非常得意模樣，忽而又沉下臉來：

『現在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裏嚷什麼女子剪髮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

『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髮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麼？』

『改革麼，武器在那里？工讀麼，工廠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却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伊記着些平等自

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枝毫毛！』

『你們的嘴裏既然並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帖起「蝮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

N愈說愈離奇了，但一見到我不很願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站起來取帽子。

我說，『回去麼？』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門口。

他戴上帽子說：

『再見！請你恕我打攪，好在明天便不是雙十節，我們統可以忘却了。』

題未定草

• 選自吶喊 •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羲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域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却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

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連想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羣，但使謙讓者潑刺起來，却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裏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鬚鬚；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漫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羣，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牠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

傳，却也有酷吏傳和佞倖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爲明鎗，但又說這是因爲被誣爲『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牠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鋒。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稜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爲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憐憫的。所以我以爲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爲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却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羣人的『文學』，在現在可以知今，到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 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瑯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

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爲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書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爲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爲選詩的極鏡，『並不立意見』爲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爲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爲羣醜，不久卽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里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沈，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

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一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殉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叢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叢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不可不猛也。……」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羣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二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

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鈎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獃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吹，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驅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19, XII, 1935. • 選自海燕。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王，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王，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

——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爲重臣，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却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劃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

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却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也就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志無而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爲得意，——自

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但按其實，却不過是『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 選自雜文 •

什麼是『諷刺』

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爲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却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衆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

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幾分鐘，這事迹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却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厥着屁股，一個皺着眉心，不但自己 and 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為這時有目共覩，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於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鍊，甚至於誇張，却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件事，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爲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藉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兇。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却至今沒有說過什麼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爲不足介

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爲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於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羣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羣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羣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羣，倒反成爲有益。我想：從別一羣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那一羣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 選自雜文 •

撲空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鰲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的『火炬』便在徵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徵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云『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辭，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却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為『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於指為『遺少一肢一節』，却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為『遺少』也並非怎麼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於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麼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為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

的活力』的呢，過去的餘氣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爲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爲什麼呢，因爲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題出着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却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團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唸佛，子弟却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還推薦於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正爲『鮮卑語』和『歸心篇』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麼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於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

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爲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爲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却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覆，那便是『感舊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却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却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裡，並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獲得一些羣衆。』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爲了青年，倒是爲自己要多獲些羣衆。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

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偽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板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的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麼』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

裝饜。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着要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選自准風月談·

踢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却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却道：『我與劉楊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鉄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脚，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爲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里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道：『喫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據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是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里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來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預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於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却也複雜，故漆匠顧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選自准風月談·

華德焚書異同論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於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喫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爲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們却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

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沈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阿刺伯人攻陷亞歷山德府的時候，就燒掉了那里的圖書館，那理論是：如果那些書籍所講的道理，『可蘭經』相同，則已有『可蘭經』，無須留了；倘使不同，則是異端，不該留了。這才是希特拉先生們的嫡派祖師——雖然阿刺伯人也『非德國的』——和秦的燒書，是不能比較的。

但是結果往往和英雄們的預算不同。始皇想皇帝傳至萬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農書和醫書，而秦以前的這一類書，現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臺，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裏的黃臉乾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甯死。現在你們爲什麼不去拚死呢？

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門徒們在奧國一被禁止，連黨徽

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爲不准叫口號，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這真是一個大諷刺。刺的是誰，不問也罷，但可見諷刺也還不是『夢囈，』質之黃臉乾兒們，不知以爲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選自准風月談·

『吃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於『喫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喫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說了『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喫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只因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却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爲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爲奇的。

『白相』可以喫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

奇。

但『喫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喫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選自准風月談。

『抄靶子』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猪』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喫人，是不對的，他所喫的物事，叫作『兩腳羊。』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裏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於中國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盜，

我不得而知，我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與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鎗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鎗，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該用鎗打的東西，我從前年九月以來，才知道這名目的確。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徼倖的只是還沒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

然而我們這些『靶子』們，自己互相推舉起來的時候却還要客氣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灘上先前的相罵，彼此是怎樣賜盜的了。但看看記載，還不過是『曲辨子』，『阿木林』，『壽頭碼子』雖然已經是『猪』的隱語，然而究竟還是隱語，含有甯『雅』而不『達』的高誼。若夫現在，則只要被他認為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圓睜了綻着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

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猪糞！

六月十六日·選自准風月談·

推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脚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脚，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這就是我們的同胞，

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着看得嚙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舐舐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舊歷端午，在一家戲場裏，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擴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爲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選自准風月談·

~~~~~

##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二期，託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着答覆。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牠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黨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着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着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

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爲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裏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爲文介紹頌揚，揭登於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於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爲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〇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裏開着，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是：「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

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裏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却是以爲先生對於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爲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裏頭却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爲是老了罷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爲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有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黨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黨先生因爲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未免興感而想念着罷了，所以我看了李黨先生的文章并



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黨先生的事，這裏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裏文化列車的編者將牠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

康健！

楊邨人謹啓。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為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像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信信；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爲什麼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黨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於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預先見過的。我『爲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爲答

覆，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羣的蠱賊』的。『爲什麼？』——我都由牠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着，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於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衆，』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於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爲奇的，請先生還是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於是就要說到『二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

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確會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這冠冕堂皇的『自白』裏，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大張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沒有聘定的律師，常登廣告的鉅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於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汗。然而這事實的全出於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悠揚邨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爲什麼呢？革命者爲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敷藥。但是，人非聖人，爲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收在三閉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裏，我有時也會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着一定聲明：這是因爲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

但爲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裏，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

『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着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餘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報復罷，由上面所說原因，我也還不至於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裏面去。

至於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爲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爲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

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闖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闖；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爲『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爲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爲『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爲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兒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過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們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闖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爲先生

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背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並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 選自南腔北調集 ·

##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



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牠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 (Jules Verne) 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 (H. Rider Haggard) 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絲和非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却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託

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非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着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却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佈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爲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

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啓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爲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 (I. Andreev) 的作品裏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 (V. Korolenko) 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 (Maxim Gorky) 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珠斐兒 (John Masefield) 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着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介紹者，有的

說是爲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爲『破鑼』，有的指爲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爲是祕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佈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卅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却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多。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鎗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裏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鬪，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却並不在這裏。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着，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

稱爲『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着『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爲『反動書籍』（同月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衆却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感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衆，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衆，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了。這也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選自南腔北調集·

###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着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牠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

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還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冷』，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蘇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却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

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 (Gustave More) 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於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彙成一帖的『連作』 (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 (Kathe Kollwitz) 夫人。她除了為霍



普德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 一，『農民鬥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 二，『戰爭』(Der Krieg)木刻七幅；
-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eff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 nach Zaren von Vera Figner)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ünchen)每本二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一，『理想』(Die Idee) 木刻八十二幅；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 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 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Die Sonne) 木刻六十二幅；  
 五，『工作』(Das Work) 木刻，幅數失記；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 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 出版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 Gropper) 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說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名吉賓斯(Robert Gibbings) 限印五百部，

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爲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並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衆是要看的，大衆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選自南腔北調集·



A541 212 0001 9251B

|           |           |           |           |        |        |        |        |        |        |         |        |        |        |         |         |        |
|-----------|-----------|-----------|-----------|--------|--------|--------|--------|--------|--------|---------|--------|--------|--------|---------|---------|--------|
| 現代創作小說選一集 | 現代創作小說選二集 | 現代創作小說選三集 | 現代創作小說選四集 | 分類小品文選 | 汪精衛文選  | 吳稚暉書信集 | 吳稚暉文集  | 女作家書信選 | 女作家小說選 | 郭沫若近作精選 | 冰心近作精選 | 巴金近作精選 | 魯迅近作精選 | 周作人近作精選 | 郁達夫近作精選 | 丁玲近作精選 |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一冊     |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二角二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實洋一角八分 |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出版

魯迅近作精選

總代理處上海閘北公益里總弄文林書局  
 (每冊實售國幣四角八分)  
 加五分

家如誼局館  
 學書書局  
 女逸信  
 大徐許文中央印書局  
 各徐許文中央印書局  
 著者者者者者  
 編輯對版印刷售  
 原選校出印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